石堂先生遺集

石塘先生遺集卷之二

宋寧德　陳晋　尚德

講議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之一字首見於商書之説命實開千萬世論學之端洙泗師友講明其義益著士君子入德之門莫不由此下至於士庶人未有不須學以成者也自説命以學於古訓為言而世之言學者不過記誦為能詞

章為工抑不觀説命中言學非一日學遜志時敏則
道積於厥躬曰念終始典于學則德脩罔覺所謂道
積德脩皆是就性分上用功于身心上有得所以集
註首以人性皆善一語為本領後覺效先覺之所為
不過欲明善復初而已此之謂學蓋異乎世俗記誦
詞章之學也夫人以一身混然中處於天地之間得
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必有一點靈
夫不昧者為一身之主宰是性也即上帝所降之衷
烝民所秉之彝純粹至善也渾然在中隨事發見則
為仁義礼智之名但以其梏于氣禀之偏陷於物欲

之敵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自古聖人設教以先覺々
后充済善既能盡己之性必推而盡人之性此孝之
不可以已也時習者凡應事接物起居動息各有其
時也無一時不有其理事々而求之時々而察之此
之謂時習如顔子于視聽言動之時則習其四勿之
戒曾子于為人謀交友傳受之時則習其三省之功
仲弓于出門使民待人之時則習其敬恕之道凡此
類皆是時習々之既熟一旦豁然貫通有以見夫道
体流行無所不在動容周旋自中乎礼心與理融怡
然自得豈不動喜悅之意乎有朋自遠方來一節又

有以見天性民彝之善無間乎人己遠近故氣類之相求精神之契合在己之善既發其初在人之善亦以類而相從歡忻交通宣暢悅樂之情發見於外易之兌卦以說為義又復以朋友講習為象是知說樂之事莫大于朋友之相從故此章亦以朋來為樂也然朋來固君子之所樂人不知己豈不拂君子之意乎今有拂吾意之人而置之度外一毫忿悶之情不介於胷中何也蓋君子之學不過求盡吾己分之所當然全吾性分之所固有他人之知與不知于我何加損焉蓋得於己者厚則求於人者薄矣以夫子之

是沈諸梁猶不之知而問于子路夫子且有樂以忘憂之言初何悪於沈諸梁耶故曰不見是而無悶又曰故惟成德者能之文公又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悦之深而不已焉耳又有以見此章首尾相貫只是一條道理其根本只在復其性善之初其功夫全在於為巳之切自得之深其功效自然到樂與不慍境界愚竊謂學之正一語又是習之熟悦之深之綱領若學之不正則為異端邪説之流偏狹固滯何以有悦樂之趣或為詞章記誦之學則矜己取名無非為人求知之事何以有成德之功文公為

孝者開示路頭全在此一正字上深玩屢發有得其

本

海惟先生講明善復初孝以成性血脉貫通

故悅故樂故不慍人之知不知於我何加損

吾儒為己之孝聖賢心法之要氣象規模自

別時以人不知作君相言意味淺矣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此章有子之言似分兩截前言其為人也孝弟是汎

衆人謂凡民百姓也次言君子務本是再提起成德之士謂希聖希賢之孝者孝弟本是一理人心之所同者但衆人之孝弟止見得粗處故止於不犯上不作亂君子之孝弟則當請其精處必至于盡仁道而後已盖凡民百姓若不知孝弟則必無和順之心小則干犯尊長大則悖逆爭鬬豈復有人道乎此言凡為人皆當有孝弟之行也君子成德之人為希聖希賢之孝亦志於仁而已然仁主於愛々莫大於愛親故伊尹曰立愛自親始必求其所以自親始之由盖仁者心之生道也人々皆知自愛其生當推原所

以有此生者實父母生之也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知愛吾身則當知愛父母也兄弟之生同出于父母同氣而分形者也知愛父母則當知愛兄弟矣又自父母兄弟而推之一家之宗族長幼其初同出於一人也則吾一家之宗族長幼皆當盡其愛之之道又自一家而推之一國天下凡賦形肖貌命之曰人者其初皆得天地之心以成性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如吾兄弟之同一父母所生也故曰民吾同胞至於昆虫草木肖翹蠢動之物其初亦皆得天地之氣而生故曰物吾與也始者由一愛生之心推而親親[illegible]

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以天地萬物為一体之仁之道盡矣本猶根也如木之有根白根而幹自幹而枝葉華實愈推愈廣益充益大此一節言君子之行仁自孝弟始之義也大抵孝弟之理人心同得衆人雖得其粗然所関係甚大蓋聖君賢相所以明刑所以統理億兆者不過使之親親尊尊不至於犯上作亂蓋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率平天下之道亦不過孝弟慈為要有子此言豈不大有功於世教君子得其精若自一愛心推之至于博施濟衆老安少懷為仁為聖皆自此始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孔門設教以仁為要又以孝弟二字爲行仁之始有子提起君子以别衆人也以此見孝弟之道貫精粗徹上下堯舜之治孔門之教皆本乎此孝者不可不勉也有子為人二字亦當玩味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人具形受性位天地之中亦須真實成箇人而后可謂之人若不真實成箇人而徒謂之人是天不剛健地不柔順日月不光明水火不燥濕實亡而名豈可以齊性失而形亦不能獨得矣曾子曰三省其身遠

凡為此為人謀親疎遠近凡所接者有當相與僕之
用心無非為人謀也忠者盡己之心凡義理之當然
物我之公共坦然於天下瞭然於吾心而不可欺昧
者必求有以盡之無所隱也人之為人於此便見人
著同体者也無分彼此物我但盡事理之當然為人
謀備有所不盡則非人之本心理性不流行而公道
窒矣此便有恕在中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忠者
恕人之事為己之事非恕無以為忠非忠無以盡恕
先儒言忠恕二字為形影不相離是皆合人己為一
体而遂其所受生物之心而無愧於為人者也信者

實也以人道而實諸己也言而必行之而后言使朋友信之而無疑也為人忠謀猶是易事信於己尤難為人忠是盡吾心之所知至信於己則當然之人事雖不昧其所知而苟然以自欺者尚為朋友之所疑則又安有切實止定之依據處明無難之衡鑑以為為人謀之根本哉是故欲盡人心先自盡人道忠者所以廣盡人心信者所以自盡人道也己之人道有未盡而為人之人心必不盡矣先言忠所以明人之心而合天己為一體次言信則先盡人之道而求人己之全体曾子之意不無淺深矣受之於師者

其知覺之全體之於己者為其躬親之實所以忠其
忠而信其信也不忠不信不足以為人不得不習不
足以盡人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
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竊謂知行二字乃為學之要領知而不能行如跛者
欲適千里而癈於跬步行而不先知如盲者欲索塗
而莫知所嚮先儒謂知行並進如車兩輪二者不可

偏廢自舜禹傳心有惟精惟一之語已寓知行之意
矣傳說始指出二字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門講學
皆不出此大學三綱則始乎知止八條則先乎致知
易言學聚問辨而后繼之以寬居仁行中庸言學問
思辨而后及於篤行論語博文約礼對言孟子知言
養氣而知性盡心互舉爲善博文知言知性皆知之
事約礼養氣盡心皆行之事歷稽諸古進脩為學之
要莫不本乎知行之兩端以此而論學而第六第七
章言學之旨及文公集註中之微意尚有可發明者
第六章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第七章言雖日未學

詳必講之孝夫合二章集註末段之意而參考之始
知文公之意又自以孝文為重亦有以發明夫子之
本意而救子夏之偏也何以言之蓋孝莫先於致知
而致知莫先於孝文六藝固為文之末者若詩書乃
載道之文備聖賢之成法著事理之當然豈非致知
之先務乎且如入則孝周當行於事親之時然必知
冬溫夏清之節承顏順志之奉其所以為孝之道當
如何出弟固當行於從兄之時然必須知其何者為
恭何者為友何者為式相好何者為無相猶謹者行
之有常當知其所以有常之道信者言之有實當知

其所以有實之理彝之愛何以施仁之親何以擇長有不先知其所以然而能行其所當然者下章四首皆人倫之大然不讀二南之詩何以知夫婦之道不知五典之書何以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不致歷山之克諧何以知能竭其力之法不觀三仁之自獻何以知致其身之方此四者而盡其誠謂非自孝文中來可乎然則力行固為務本之要而致知又是力行之本二者斷不可偏廢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章是聖人為道傳神立準的使學者必至此而后

對所得大意謂道於何處可見聞道者何以謂之聞必於死無不可安於義命而無怨天尤人之心而後爲暎殘也蓋死生皆道也學道者於此無所不安斯可以爲聞道者當死時必不肯可不安命不守義不以爲當然雖不得已而死死亦終不能無怨如此者是於道之面目渾未見雖有見亦未真也可者自以爲可安之之謂也蓋與顏子之樂同味夕死者道有定体有真味未聞之前憂懼忿尤無所不有既一朝聞之則其識趣立異於人所患者惟不得耳得之如芻豢如熊掌耳之美之舉天下之物莫能易夫子所謂

喻於義是也不得之百病横生苟得之一交至道文公釋此章首謂道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合死生無非天理之蒐次言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生順於一身之事無不尽其當然不容一毫人欲雜之死安者承生順之常行而終遂之以成仁成已也不獨顔子之死而安雖比干之死亦安也顔子之死命也比干之死義也安於命可也安於義亦所謂可也命與義皆天理也無復遺恨者心與道偕不復有一毫私怨也又曰死生亦大矣二句乃舉重包輕之辭蓋死生貧富貴賤莫非道也處死者人之最難

雖有能安之者雖死而可則凡貧賤憂戚小己
又何不可之有哉為道傳神夫子本意蓋如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章之義主於無深求其義當以有無二字交互反
覆言之而后得聖人之精意蓋此章之旨雖曰無適
無莫其實未嘗無適無莫雖曰有適有莫其實未嘗
有適有莫必曰雖無而實有雖有而實無然后聖人
之意備天下之理得一以明天理之當然一以見聖
心之不倚均之無可無不可而吾之所謂與佛老之

所云真如天壤胡越之不侔晝夜寒暑之相反矣且夫適尊主也聖賢君子豈能無所尊主乎莫不肯也聖賢君子豈能無所不肯乎時人皆以后進為君子而夫子必先進之從非尊主乎當時皆拜乎上而夫子必拜下雖違衆不恤也非尊主乎一時皆上功利而孟子必守仁義天下皆尊管晏而孟子必稱堯舜皆所謂尊主也故殛曰朱啓明可用也堯以為不可離兜曰共工鳩僝可用也堯以為不可四岳群臣皆以鯀可治水堯既吁之而又咈之是必以為不可也纂伯以翦商為不可夫子稱其至德伯夷以伐商為

不可夫子辭其得仁伯夷適長可嗣也伯夷曰父命立叔齊也必不可叔齊父命可立也叔齊曰有兄存必不可晉文公召王于踐土夫子以為不可而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季氏溝昭公之墓夫子以為不可而舍之冉求以顓臾為可伐夫子以為必不可伐子路以正名為迂夫子以為必正名此皆非所謂無適無莫者也齊人問燕可伐孟子謂燕可伐而齊不可以伐之宋牼欲說秦楚以交兵之不利孟子曰先生之號則不可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以為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凡此之類豈所謂無適無莫

無可無不可者乎夫有專主有不肯者擇善守正聖賢君子之常道也無專主無不肯者循理無為聖賢君子之精義也物各有則事各有止其可者理之可天下公以為可不容有一毫之不可也其不可者理之不可天下公以為不可不容有一毫之可也可者理也於此而有所不可則己也不可者理也於此而有所可亦己也理則公也正也中也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己則私也邪也偏也乖戾也一身之私欲也夫適無莫無可無不可在聖人則為物各付物虛中應我在茲者則為克己也物各付物則於我乎何有克

去己私於我亦無有也物各付物消絶回也克去己私則惟理之從矣皆所謂無也故曰義之與比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也其可者義之可非我以為可其不可者義之不可非我以為不可事之是非不能不往來於吾心而其從違取舍則皆天理之已定天下之同然此聖賢君子之心所以常虛靜無為如大空止水也此義至大盡之則與天地同流日月四時同運也豈鄉原釋老之峯所可同年語哉

洵惟義之與比堯舜禪傳湯武放伐辟不告而娶等類皆是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好善惡惡萬人一心也君人上者欲得人心惟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善者舉而用之不善者棄而絕之則人皆喜而無不服矣如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惡者舉而用之善者棄而絕之則人皆怒欲其服而終不服矣哀公當時為國人不服故問於孔子孔子告之但欲其不逆人心之所好惡而已直者公正有道之人也人之所好也枉者邪曲無道之人也人之所惡也今若推揚進用之錯者棄置不用之諸

蓋也好直惡枉人心之公為上者但順之則人無不服逆之則必不服也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孔子大聖而棄之使周流天下顏回大賢棄之使居於陋巷子路死於衛而少正卯在朝孔子高第七十二人無人得用宜乎国人之不服也哀公猶不知而問之孔子孔子告之而又不能行魯国益衰三家益大是豈無其故哉萬人一心萬口一辭止之不得禁之不可在上之人不可不知所懼也

公冶長篇二十七章合雍也篇首一十四章

通四十一章

此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胡氏以為疑子貢門人所記凡三十有五人其心術德行事業本末表裏是非善惡内外賓主輕重緩急精粗微明大畧皆備大意以德為貴以行為本以口為惡以惰為棄以孝為急以治心改過為本觀人以格物審己以全内辨志以立心明理以求道守己以立身致勇以進德去矜以入道利器以脩用至於心術之要義理之原毫○釐之辨精微之蕴居上為下之体為政取人之法處己接物之方安命樂天之事與夫用財之度嫁娶之宜鬼神之理世俗之栄辱衰世之好惡靡不畢具類

子之學亞於聖人其精要不過二三章與仁之爲德最大言之最難而皆在此四十一章中學者守此亦足以終身矣妻南容美子賤惜伯牛賢顏巷說漆雕責騂角取澹臺是以德爲貴也責宰予是以行爲本也再言焉用佞嘆祝鮀利口者聖門之所深惡也不佞祝鮀宰予亦有口罪也務於口者必族其中所以皆棄怠惰當晝而寢也學莫患於惰故宰予晝寢爲棄人爲腐物冉求爲自畫莫貴於勇故子路以惟恐有聞爲百世師又爲曾子所畏美質易得而道非學不聞故聖人以己之好學爲聖人又以稱顏回學之

為道非有他也在於治心養性與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故顏子好李在於不遷怒不貳過而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聖人深賛其難得觀此二章然後知聖門之所謂李而能自訟其過者聖人之所深望也凡過而不能改者知之不至悔之不深故也能內自訟則其知之至悔之深能改必矣顏子之不貳過亦惟其知之之至而已觀人善惡亦格物窮理之一端善者可以企及惡者可以反已四十一章皆觀人之法而思齊自省一章則其樞也一於觀人則將遺其內故深雖閒不自信為聖人所書賜也何敢望

圓亦聖人所與士尚志也所志仁也悠悠之年非所以為孝也故使二子各言其志以觀其趣向植立之如何志於求道非明理不可也明理在求其中潛其宜故子路以無取裁見譏門人小子以不知所裁動聖人之歸與天地父母之身不可以不立也閔子不仕季氏澹臺不至偃室守己之度立身之法為人之舉則也不然則卑汙苟賤不足以為人矣矜者士之大患也孝尚遜志道貴若虛少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退矣千載以來惟伊川上蔡嘗及之即聖人貴盡之又說漆雕開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

之意也能將此一心打併得來不患其不進也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非全体不息者不足當之故冉求公西赤鬪穀於菟陳文子皆不足乎其仁子路之勇仲弓之賢子貢之敏皆在日月至焉之列惟顔子三月不違而猶有頃刻之不在此有無存亡之机内外賓主之辨斈者最不可不知也申棖理欲也臧文仲明闇也澹滅明正邪也漆雕開虛實也孟之反採舍也子夏之儒義利也季文子微生高左丘明公私曲直之辨也顔淵子路閔子騫申棖寗子冉有剛柔强弱之形伯夷叔齊則中正無私大公至平之体也

顔淵季路言志可以見心之存亡夫子之自言又物
各付物止水明鏡之体也此皆心術之要章聾之辨
精微之蘊往往取人之所忽而明之所謂微顯闡幽
者也學者於此能加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功則可
以入道矣性與天道萬善之原究極四十章之義與
顔子之仁則此一章可以循循而見四十章各一門
路此則其統會之全也仲弓子桑伯子居上之体而
居敬其要也南容甯武子為下之道處時之宜也晏
平仲接物之善也子游得為政之本也由治賦求為
宰赤束帶與賓客言由果賜達求藝使漆雕仕謂子

貢器取子産四仲弓之父之惡不可以蓋其子之美
孔文子之罪而不沒其下問好學之美以善取人用
財之法也士生天下不足為天下用亦棄人也子貢
之瑚璉雖非大器亦天下之用也陋巷之樂歸與之
嘆樂天安命之事子華之不與原思之必與用財之
度也公合長南容嫁娶之宜臧文仲之不知鬼神之
理也公冶長世俗之榮辱祝鮀宋朝衰世之好惡也
通以下一章三十有五人而聖人之所教孝者之所
學大畧皆與信乎子貢之徒所記亦不為淺近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曰期已久矣則斯已不堪非從必三年為迂也人心否泰通塞於此可見蓋本心不去則終身哀父母不止於三年私欲蔽塞則不幾一日不入口有不能勝者矣夫子復言其不仁則謂其心之蔽塞也秦漢以来喪禮已廢其禍始於漢文帝而成於晋杜預文帝不知人情之易急為惡易而為善難創為苟簡滅裂之制以啓天下之私欲以開無父無君之門所謂首惡者也使孝景有良心能守夫子之札猶可遏天下之趋孝景遂遵而行此風俗所以遂下也下至晋武蓋三 四百年君臣上下不見所謂

素冠棘人者矣晉武良心不滅於文帝王太后二喪慨然慕古而群臣皆幸我之徒無一人有忠孝之心為綱常之計晉武亦不能自立有革奬救世之心僅能疏食三年自終而已迨泰始十年楊后之喪博士陳逵始請太子終服逵之言已為枉道徇時而杜預復以為辨沮之且使傳撰集書傳舊文以寄其說自是以來人紀道喪以至於今夫秦秀傅玄不足道也杜預為春秋之罪而滅薄父子君臣之禮天下後世何足哉文帝之喪僅有羊祜能以漢文為非然不能明於人主之前而勸其力行但與傅玄私議而已也

儀之說僅有摯虞小異以為不必附古蓋皆宰我之
見非有忠孝之誠心也司馬温近世大儒於傳玄秦秀
之議已知其非於秦始十年之議復以杜預為辨晚
逑為質暑敦實皆見道不明得之復失者也儒者三
網所係而其言若此可嘆哉昔宋太祖觀武成王廟
𢬵白起而指之愚嘗以夫子廟從祀如杜預者當在
白起例論語註如倆晏者當以人廢言況其言又無
可取者蓋宰我止於疑問而杜預遂敢變倫談經之
儒固不䏻純乎君子而何晏妻同毋之妹與曹爽鄧
颺共為亂良宵之為以覆其宗與王弼共以邪說致

永嘉之亂范寧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而后世乃以王弼周易何晏論語教天下非所以坊民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仁之体用天地同大然求仁之方只就毫厘絲髮上充拓開去盖天下惟一理々之所在近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遠如天地之大萬物之類鬼神之幽小如一身之起居寢食語默大而治国平天下皆○一理之流行處譬如春氣及物一處到千處萬處無不到一枝一葉生千枝萬葉無不生又如人身血脉自五臟百骸至於爪甲毛髮絲縷不洞達一處隔閡塗

婣糾米則一身爲之不宰此義理之全體所謂仁也人者天地之心心正則一身皆正心有病則百骸皆廢故爲人必盡人道人道盡則天道成地道平萬物咸若然欲盡人道只就本身上各求合理而節而已工夫非學問思辨不可故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明道先生深會其旨愛其言既逐忠信篤敬章並言以為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又曰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夫喜怒哀樂得其正則天地位萬物育今吾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洒掃應對起居

飲食語默之際事必求其理動必中其節合一理則萬枝春中一節則百體和有疑則質諸有道未會則反求諸心使表裏洞達彼此交貫事事不愧不怍則浩然之氣與天地同流仁在其中豈不信夫只是本身無病痛與天地界神不相隔閡而堯舜孔顏了此而已或曰士所居之位不同豈必天地位萬物育而后為仁乎曰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也陋巷之士一日克己復礼而天下歸仁致中致和明德新民之功非必帝王卿相之位而后能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於亦註刑恐 初歷學問深淵）卅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天地之心者倫也明祭思之立天立地而無人焉則夫三光之運四時之行亦奚以為哉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潤莫非草木禽獸則其義理亦已畢矣是故無人為大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倫為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則與鳥獸賦氣具形者何以異日月之照亦徒照雨露之潤亦徒潤天亦徒覆地亦徒載有人與無人同則天地亦無所賴矣然則人之於兩間也固甚大而倫之於人也亦已重矣

是故古之聖人旣制民之産隨以教倫爲先務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君臣欲其有義父子欲其有親夫婦欲其有別長幼欲其有序朋友欲其有信五者天理之當然天性之固然以天命爲本以堯舜爲法而朋友者又所以切磋琢磨乎四者之義五典之中尤不可無者也舜命九官先百揆總衆職也次后稷急民食命稷之后遂以五典之教責之司徒刑工礼樂皆其后也武王歸馬放牛之日成王四征不庭之餘初政急務如出一轍蓋以所關莫大於人亡莫重於倫理乱安危係此[illegible]

得存亡與廢在其有無關若忽之以為迂明者于斯保之惟恐有一息之廢墜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者謂夫氣質之禀有不齊知能之良有不盡非學無以齊非教無以學此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學校庠序之制所由與也地自王宮国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庶人之子莫不入學地與制有不同名目時有遷革而其所以教倫一也明礼義以立其根柢定分制以明其標的嚴法律以檢其不齊息之以宮宇游之以詩書考之以鄉射磨之以師友臨之以卿大夫鄉先生觀之以鄉飲酒賓與二

南雅頌以動其机象勺武夏以和其性鍾鼓筦磬以作其趋而安其習民之耳目聞見止於是心術趋向一于是手足李措範于是肌膚筋骸束于是声音氣習狃于是當是時人無不孝匕無非倫進有六德六行之逞退有八刑之糾無所敝而巳覓者增其美質而進其新知有所拘而未竟者釋其纒繞而出其真性忠孝慈愛之天男女長幼之序交際往来之礼用之如菽粟水火耳之如帛秦○膏粱安之如宮室社席粲然節文如五采之不可亂瞭然善惡如黑白之不可淆義理之傷痛於肢体倫義之愛重於金珠姑

遂油然而生沛然而趨終也怡然而自得陶然而成俗道路田里皆弟讓之人衰世亂朝必化上之夫是以人道得而天地位日月光草動植成若此三代之世所以為治而国祚之所以長蓋以人道維天地以孝校庠序立国其深思遠慮非后世淆人於草木禽獸而托国於天者比也自井田廢而孝制亡人之耳目無所習心術無所止異端乘虛入中国使古之家塾黨庠悉化而為佛老之室詩書絃誦而亂之以梵唄蛮夷之語衣冠礼樂而胘之以怪形異服之人孝弟忠信之民而誤之以空虛斷滅棄父母絶妻子之

教蓋秦漢而下千有餘年人不絕於天地間而其声音氣習遠禽獸常不遠其所以不絕之故與夫天地之高下運行未至於墜陷熄滅者皆以秉彝之天時出間發不待教訓而自不能忘者為之主與夫山林江海蹈道行義立言垂訓替扶三綱五典於寂寞之鄉者猶有其人若夫赤子蒼生之禍山川日月之哭或彌四海亘百年而不得寧者則虞夏商周之所未嘗有也無他人無礼義薄恩愛之時多也有君而不立師有刑政而無教化有人而無義理淆於草木禽獸而托於天此秦漢以來有士有人有政者大率

嘗以為念也然則如之何念之曰人者天地之心有五典之倫非草木禽獸比也倫不可無教〻不可無學不脩不學是倫也天地萬物係焉宗廟社稷關焉苟有坐以待旦之勇則一日可以唐虞三代矣

君子有三樂全章

此章區畫布置如人架屋自四隅楹桷而結之于極如化工造人物備四肢耳目而主之以心初二句務明內重外輕之極致末復申之如詩人重複歌詠之体中二樂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于人者則如屋極為總會之處人心之暢於四肢也蓋吾心在上下四

旁之中故居子之孝無一不求於己自身有一毫之間斷不續隔塞不通則如天地水火之不交雖内有父母兄弟而無春生玉潤之氣外多良友英材而無以作其欣生興起之机生意不流行血脉不交貫雖樂而不能樂也惟在我暗室屋漏無愧于天處己接物無作於人私意淨尽天理渾融然后内而顛之父母俱存眉壽無害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其樂自無窮也外而慕道之友自遠方來從遊之徒皆天民秀甚亦無以加也於斯時也恰恰融融萬境皆樂本天下至富至貴何以易此無他自己無過則目前之境皆

閑而胃中之輕重亦明自有以生其樂而又無以害
其樂也雖〇〇一樂係于夫而有參差會合之不齊
三樂係於人而有公私賢否之或異顧在我無得罪
於天地人物無往而非順境也不然則自己猶有獲
罪於天有負於人則目前皆魔〻靡騁之地而其胃
中方且昏〻擾〻於公私理欲之間雖欲樂有此樂
而不能樂而況于父母有有過之子凡有有過之弟
弟有〻過之兄美材佳友且未足有以感召之者豈
得而樂之哉吾曰三樂中之二樂如心為四肢之主
如心病則四肢皆病矣此樂既得則心得四肢皆安

如元氣為生〻之本無有間斷隔塞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春生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夏長也皆元氣之流行也一樂三樂或有不齊則秋冬之肅殺而元氣常充無恙也天地主元氣人心主仁不愧不怍仁之充滿也一樂三樂仁之流行也一樂三樂之不齊仁之收斂也其用功之不息其要只在謹獨故不愧于天一語又一章之至要處盖不愧於天而后不怍於人暗室有愧則見君子而厭然矣所謂不怍於人者豈強顏飾貌之為哉亦不得罪於獨而已

形色天性也全章

天地與人通身純是道其初本無形惟道器之分使人無氣質物欲之累一一皆如聖人之欲踰矩絜必中節則不必分有無精粗直謂之道可也惟人為氣質物欲所累因有智愚賢不肖有無完缺純雜之不齊故天下之心自始一以形為粗而又以其徇欲之不止也而遂賤之豈知其未嘗不精不貴而本與天地同体哉三才既分凡可見者皆道也天有南北兩極東西宿次赤道黃道之位其動也有日月晝夜寒暑四時之作風雷雲雨霜露霰雪之變地方八方九野河海山嶽之異百穀草木鳥獸之殊其動也有緐

生周謝去來之節皆所謂形也然而靜各止其所動不踰其節雖毫髮不過不忒也直謂之道豈不可乎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文公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正謂此也其靜者道之靜其動者道之動也惟人亦然躰有四肢百骸耳目鼻口首足上下之位倫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列其動也耳聽目明足重手恭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夫義婦聽之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言而喻其本然定分與天地之無為自然者未始不同也其所以然者天地皆太極之充無止息時人有氣

覺知甚之然雖滿腔子皆道心而為氣禀所拘於有
不行為知所誘始有不安自非聖人清明純粹無動
非道則於四端五典各有厚薄多寡之不同其最通
而無蔽者直與天地同其動靜真甚蔽而不通者乃
與禽獸同其生死此有生之類所以有聖愚賢不肖
之不齊而天下之是非善惡理亂興亡所由生也然
而天理素定物不能移未流萬殊本原一致理欲善
惡有天壤胡越之懸絕而七尺六尺之軀出於天地
父母者千歲一日萬人一躰也形與性不相離道與
器常混合形者性之郛郭而性者形之充滿也所以

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不敢以薄待之也此孟子形
色天性之論所由立也蓋自心之動於氣者多役於
形也久矣以聲色臭味安佚之氣欲而害其仁義禮
智五典之道心於是天下之不察者率皆賤形而貴
道然論其本則形即性道即器也形色天性云者合
人於天地而反此身於陰陽五行之初者也形色物
也天性則也乾健坤順水濕火燥合而為一者也人
之與仁亦合而為一者也豈可以汙且賤視之哉惟
聖人然后可以踐形者聖人不思不勉動而無不中
蓋天地之動不知其孰為形孰為性也踐之云者

以形行莫非道也蓋形理而莫非實也所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也所謂無忝所生也貧者則必思而后得㢮而后中不能直以形行以致人心道心之辨而發道心之守不能皆得其實而無一毫之不盡也其又下於貧者則其天性固具其動也亦不能無不中節之時而其梏於氣奪於欲蔽其形而不知檢之時多也惟然后可者言惟聖人能之他人則有未至也非禁止他人使勿為也此自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以來天理悔徵人欲橫流之后深思潛啓扶植三極之論與性善養氣同意是乃耆乎百世之后之言

也凡人之所踐者義理也古今之論豈嘗有以形為踐者孟子卓然斷此二字所以明形之未嘗不美且貴但自治自新克去己私便與天地一般也言惟聖人可以者又以示安利勉行之次第而明精粗深淺之工夫蓋為學者立的之辭也若謂聖人獨能他人不可是絕天下為堯舜之途夫豈孟子垂訓之意哉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三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講義

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之於物萬化一元聖人之於天下萬事一心天以道為元故動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以天之元為心

故行而萬事皆得其理萬人皆得其性此乾彖傳之大意也乾元者天德之全體四德之主萬化之府也大哉歎其無所不包資始資之以始也資如本根憑藉其出無窮萬物資始者萬殊一本淵泉時出曲處而不遺也統天者萬化皆統於一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亨也雲行雨施動之初也品物流形靜無而動有素具之定理散而為各具之定体也品者各從其類各有制度法則不相亂也大明終始以下三句言聖人之元亨大明終始者盡得乾元之全體也大明其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成於時而無或先或後

各得其中而無或過或不及蓋全體之中衆體皆具
但不得其體之全則不見其用之備惟盡得其全体
之始終而後見其六位之各一理聖人之元也所謂
大明亦以知而言非知之至不能行之盡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知而後能行也乘猶及也不先不後無過
不及也六龍即六位時乘六龍者當其時則盡其義
明彼即曉此得其一則其他舉而措之不待區處安
排也御如臣御君幼御長安其行而致其至無或傾
倚危殆阻隔不行也蓋天無在無不在時之當然即
天理之當然也及其時而不先不後無過不及則天

理流行無有壅閼如乘車之人得安其行而至其所往皆御者之功也此聖人之亨亨者流通而無壅閼之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不過一元之用流行而無壅閼爾乾道即元變即雲行雨施化即品物流形轉元為道又以見元是道之全体不但完合無缺而實大中至正之全體也性元為道體故流形之類各得正其性命群分類聚異形殊制而各得道義之當然理性之素定大和即元也保如保保赤子而無傷合如合一家而不隔盖性各正其性命故無相害而全保無所傷無他物之雜而全体無所隔苟有過與不

反或容一外物於其間則必交相傷害有雜而不純有間而不通如過愛之害仁過剛之害義異端之害正道小人之妨君子敗類圮族而体用皆滞矣俱合二字最宜詳看會得此二字則私欲異端一毫不可容容以一毫則皆大和之禍賊西銘所謂害仁曰賊是也譬如唐虞之朝容一鯀四君子湯中着一片烏頭無病之身而傷於過中之喜怒失節之飲食或受邪氣之攻遭癰疽之結則四體皆為之不寧矣異端邪說在天下政為此學不講居燮理之位者不知其為害而以為可容也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萬物各

正其性命於元之全体無傷無闕乃天[illegible]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古聖人之利貞首出庶物非但以位言亦惟純乎天德而常伸於萬物之上也雖以人欲則屈於萬物之下矣聖人之心純乎天德則其用之見於天下即乾道之変化自然萬事各得其理萬人各得其性而萬國咸寧咸寧者即保合大和之謂有一事之非理一民之不得其性則有傷有闕而不可以言咸寧矣此聖人之利貞不過体皆天德用皆天理能使天地間各得其所而已此十翼篇首至精之義而其精意在保合二字明此則私欲異端毫髮

不咎而可以居道揆之位明於經邦燮理之事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爻之義是為九進而居上有位者立萬世之教自
一命以上至為大夫為諸侯為天子皆當知此義不
然必將以位為樂以富貴崇高為己有驕矜淫溢患
禍憂失曠官瘝職累惡積釁皆由此而生矣夫位者
天之所設所以宅百工而理萬務非徒以富貴天下
人也聖賢君子進而居之惟失職曠官是懼豈嘗以
為己物負恃執持而不肯釋去者哉是故古之聖賢
其未達也安貧守約蕭然陋巷之顏若將終身及其

達而在上則兢兢業業念其所職者何事而必求所以盡之若夫天子宰相之尊萬乘千乘之富其於吾身漠然無與恭己南面之舜即前日躬耕歷山之舜初無一毫增加相湯伐夏之伊尹即往時負耒莘野之伊尹亦無一毫变異也蓋不如是則以崇高富貴為己物以崇高富貴為己物則驕心生而淫縱之患失患得之心生而衆惡皆集萬事悉廢矣其為過咎患害豈小小哉故聖人釋乾九四之義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躍進也九四初去下体入上体在龍則躍處於淵在人則始進而居上之象也或非必也躍不

躍聽之時而不在我也存若不離之謂淵者龍之素也躍聽之時而在我者惟知守其在下之素而不從焉中庸所謂國有道不變塞孟子所謂大行不加即此義也如此則得免於咎何者富貴崇高咎之府也處富貴崇高而常安其貧賤卑下之素其所以處之者一惟其職之憂其事之敬而於一家一身悉無與焉則驕不生滛不萌得失之念不起當為必為不得為必去而咎可以免矣此聖人教萬世之辭深慮百工庶績之曠廢富貴崇高之搖奪自堯舜禹至周公孔顏孟子常守之後世君臣絶無曉會講明所以萬

事皆廢而有位有職之人無一不負天下之責也

坤

近世老儒有言乾者天理也坤者順此天理者也坤者順之綱領其下六十二卦順之節目也此語非有得於天地之道聖人之學不能道夫乾者健也健之云者豈止於一日一周萬古不息者哉天專言之則道也道也者萬古不息無頃刻之間斷夫是之謂健也坤者順也順之云者豈止於順承天施無成代終者哉乾者不息之天理也坤者順乎天理與之不息者也夫是之謂順也六合之中萬古之內惟一理之

運行天者理之全體而坤者順理之首也六畫皆柔非無測之謂蓋一於順而無所違逆之象也故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確然者理之體真至精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示人易者无為自然可知可行而不勞智力者也隤然者傾心一意有順無違如赤子之慕母貞婦之從夫流水之就下示人簡者萬物皆順但守一順自無不成亦非有智力之勞作為之費也確然者實理之定形隤然者順理之至意也確然者萬古不易隤然者萬事不違也山川海嶽之流峙草木禽魚之動植水火金木之剛柔父

子君臣之上下礼樂器用之多寡小大其形体性情
位分度數声色臭味皆生於地而其各一當然之理
則天之為也理出於天而地則一一順之者也其中
正宜利不偏不倚不劳不費皆出於天而地之所為
不過無一毫之咈而已夫是之謂坤也地法天人法
地故乾之卦辭止於元亨利貞而坤之卦辭則有君
子有攸往以下示人當法地也人之法地者無他亦
惟事事順理而無所咈爾先迷後得西南得朋皆順
理之謂也順理則為舜之無為而治不順理則為鯀
之方命圮族故曰乾示人易坤示人簡示之云者四

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夫乾坤易簡豈徒為天地之已德哉皆所以教人爾示而不知教而不受則西銘所謂遺曰悖德也可不懼哉

洵惟讀此真知父師臨之在上人可不懵理而行而為天地之悖德子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坤易之門二者相對待深求其故則坤於乾猶月之於日也月之光受日以為光月之行不當日之道故乾資始坤資生乾以君坤以藏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主道坤主事乾為聖人事坤為學者事橫渠張

子云地對天不過謂此也坤卦辭亦可見乾卦辭四
字而止至坤則盡以牝馬二字其下復承以六句諦
觀之便見乾大坤小乾尊坤卑乾逸坤勞乾者道之
全體坤者順承乎乾而致之萬物者也嘗聞漸東俞
公默翁云乾者天理也坤者順此天理者也坤者順
之綱領其下六十二卦順之節目此說甚好非大觀
實見不能道居子有攸往以下先輩却都未消詳蓋
坤學乾者也君子之學學坤者也學坤則得乾故聖
人既立卦辭然後別起新頭截然六句為學易者之
律令則例坤順也必有所順所順乾也繼天之命於

息不已乾也率性之謂道坤其首也元大亨通利宜貞正固也乾之大通其宜在於正固坤之大通其宜則以牝馬爲正固別於乾之辭也馬性順而健行坤順承天而與之無疆故爲馬至柔大順不雜乎一毫之剛戾故爲牝馬是乃坤之貞也乾以至剛爲貞坤以至柔爲貞蓋雖柔體而其所以順乎乾者誠一悠久無一毫之拂戾無一息之或移乃至剛之德也牝馬之貞坤而乾德也如栢舟從一雖曰陰體實陽德也謂坤學乾於此可見君子有攸往以下學易者之事學坤則得乾敎於坤發之而六十二卦之義皆在

其中往往行也凡有所思慮作為用心用力舉足下手皆往也先者道理時勢未然而先於我也凡設心造意不問義理時勢而以私欲已見行之皆所謂先者也便是一箇已字意必固我皆從此出而不當行而行不當止而止不當久而久不當速而速是也後者道理時勢既然而從於彼也凡正義明道隨時安命不以已見私欲參乎其間皆所謂後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因物賦形以理裁事是也迷失也迷猶迷塗得猶得路先則迷乎牝馬之貞後則得乎牝馬之貞先迷而後順也順理之為坤人之舉動順理則得

蹈不順理而以私欲行之未有不迷塗錯路卒於無
成者也周子曰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此
之謂也利宜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無不可之謂也利
字自孟子以來為不善之名孟子以前即義字宜字
體貼所謂利用厚生利者義之和子思所謂利之者
也何先何後何失何得惟主於宜而已能審其宜而
從之即所謂後得也徒知先迷後得而不察夫天理
人情之宜則亦何所準的哉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主
利之義也西南坤地平易東北艮山險阻明與也得
朋者倡之而應導之而從加之而受喪朋反是蓋義

理者人心之同然順理者衆之所歸不順理者孤立於天下順理之極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不順理之極至為獨夫而無所容其身故後得之道惟主於宜易謂之宜易簡而已易簡則有與險阻則無與有與是為得無與是為迷自君子有攸往至此一步深一步蓋利者後得之準的而易簡者又利之準的至易簡而止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君子之道惟欲向不勞心不勞力乘苟至於役精疲神則雖或有成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手足胼胝之勞如禹稷禪讓放伐之大如堯

舜湯武羑里陳蔡之厄如文王孔子之所處皆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無事則順理矣順理則坤坤則乾矣安者安定悠久無所轉移之謂安於牝馬之貞而後為坤德不安亦非所謂牝馬之貞卦辭甚備學易者明此則得其要領矣

屯

得其道而復一於道則其功用與天同矣道者正理得其道則正一於道則純乎正夫苟純乎正何事之不濟何物之不成而何往之不至哉是道也天道也人而得之則與天同矣屯之彖曰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貞正也易凡言貞皆正也而乾之貞聖人加之以固乾者六十四卦之首言貞而加以固則所謂貞者不止於正必兼固而言之然後足以盡其義也無妄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曰匪正有眚殊正於貞者正止於正貞之為正兼固而言也故凡卦爻言利貞者皆利於正固不但利於正也是故屯之元亨利貞傳辭之大亨貞皆言卦有大通之道而其宜則在於正固正者道之體理之公而固則一於道者也一於道則純而不雜久而不息以此應物以此御世以[illegible]處屯則所謂無不通而莫之禦不止於亨而且為

大亨也大亨者無不通而莫之禦也天下之事成與
不成理之得失而已失固無成而得之不純亦不能
有成也雖或小成而不可以大成是故貴乎固也固
則無間雜而悠久悠久則純純則不惟成己成物至
於成天成地亦無不在其中是盖天理之固然非性
人道君道之當然也夫天之爲天也純乎理而已雷
雨者生物之大用而其所以生者純乎理也雷木氣
也亦石氣也木其春而石其震也收於秋復於冬至
發於仲春而行於夏皆理也皆理故能生物而先王
以之作樂崇德而薦之上帝也雨木氣也坎體也坎

之位在子丑而二十四氣之雨水則始於寅者歷於子丑而動於寅其動即其本之流行故坎之為雨無不在也月令仲春始雨水者呂不韋之誤至漢初猶襲之其後改之故律歷志以驚蟄為仲春雨水為正月中至今而不改蓋動於寅者其理動於卯者非理也動於寅者其理至卯則鼓之以雷亦理也雨仁也雷勇也以雷行雨以勇行仁也是皆理之所在也理則正也其有常則固也其得時中節正也常得其時常中其節而不愆不忘則所謂固者也若夫冬雷淫雨過時不雨若月令十二月之末之所記與小畜之

密雲不雨大抵人事之所為天之正固萬古而一日也其生物成物至於無不生無不成而為大亨者無非正固之功是故屯之動滿盈者正固之所為滿盈猶以大亨其所以然則正固其本也屯者盈也滿盈者其氣之動充滿天地之中但坎猶在上而未沛故不為解而為屯然既滿盈則終於作解故為元亨而傳云大亨蓋卦以二陽為主震陽得其正坎陰得其正而復得其中正而加之以中則堅固不可奪無雜無息而其動自滿盈其理其勢終至於大通而不終於屯也故曰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貞正固也二陽

之德正而固則一動而充滿此天道也人事君道亦無不然聖人之辭一天人而言也易之為書也乾坤其門而乾又其首乾之用成於元亨而結之以貞蓋正固者天下之大本非正固不足以為元不能為亨為利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六十四卦言貞為最多大抵主於正固而已不正無以立本不固無以成功正而能固則與天地同體而無所不成君道以此為要而凡學者皆當以此為學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天地之間惟人為大靈於萬物列於三才不過一身

而已道充德備達則位天地育萬物行日月晏河濟起三綱五常於一時垂萬法百行於後世以之治國家平天下者此身也窮則守先王之大道立天下之正位不枉己而徇人不隨世而取好居仁由義誠意正心三省之常四勿之目謹而勿失與道同歸亦此身也雖出處乖合之時不同而所行之事所操之節惟以淑其身而為聖賢君子之流則一也身之所關如此之大所及如此之廣隋珠豈可以彈鵲千鈞之弩豈可以鼷鼠而發機哉故古之聖賢教人以敬身為大義以人莫大於身身莫大於敬身為萬物之大

而惟能敬其身則能先立乎大而其小者不能奪也
敬之有要心之官則思思之而後能敬之耳目者徒
為交物之具惟心則能思思也者吉凶得失之機也
思之則能有其身矣思之如何物有善惡事有是非
耳目不能辨而心則能見也但能忍其耳目之性動
其義理之心耳目之應酬交接而心思常主乎其中
則外物不能奪目之所見心常隨之耳之所聞心亦
隨之目之視欲也而心之視則在理耳之聞邪也而
心之聞則在正耳目欲隨物而去而心有主則常明
是非善惡撓而回之以趨於蕩蕩平平之正路當

是時也豈不卓然君子千金之軀天地之性豈不皎全光潔而無忝爾所生哉夫人之一身得於天地出於父母貴重尊崇誰不知愛卑賤汙辱誰不知惡寒而衣之饑而飽之保護扶持惟恐失之原其初心無不同也而每每失之有不止於徙宅而忘其妻者耳目之欲張而心官曠其職也擾擾汩汩惟利是趨昏昏茫茫視身如罔夫徙宅而忘其妻可謂忘之至矣乃至於見利而忘其身何哉心不在焉故也心之不在其忘乃至於是豈可不痛念而亟反之哉思之則以心御物不思則以物交物以心御物則操而存以

物交物則引而去矣苟引而去也身不期棄而自棄不期賤而自賤虎狼水火在前亦有所不知所避矣何止於棄且賤哉蒙之六三深懲此弊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夫躬者己之有也至於不有之者心思之不加而所見惟在於金夫也上九正應也棄之而比九二之陽剛是惟見金夫之富貴若豫六三之盱豫也見之云者耳目所在而心不在焉者也心者性理之郛也舍其心而惟耳目之欲故惟見金夫而不見其身之可貴巧言令色脅肩諂笑尚有豈顔之態不期而自生至貴至富至尊至榮天地

父母之身不期而自棄其志在於乞憐媚竈而不知九二之剛直正已標而出之大門之外矣無攸利徒棄其身而卒於無得也心官之曠其為害豈小小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无平不陂無治而不亂也無往不復無小人之去而不來也此道之必然有非人之所能止者然人自有人之道故其處此雖艱難正固而得無咎乎者天道之必然也勿恤其孚者勿憂其必然而惟盡吾艱貞之道則雖不能大治而已之所食亦當有福也此義

後世如諸葛孔明似得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理之常也氣數之必然理勢之必至雖天地有所不能已者然而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地有寒暑晦明而人無時不以生物為心故常守道盡心而聽其成敗於氣數以諸葛孔明之智豈不知漢不可興而況於先主殞殂関張不幸天時事勢蓋亦可知然先主之知遇不可以不報吾身稟受不可以不盡故盡其勤劳忠正夙夜不寧此得於所謂艱貞无咎者也漢室不興必然之理義所當盡竭力不辭至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知則勿恤其孚也卒

之區區之蜀亦以孔明之忠爲足天下四五千年亦豈非沂謝千食有禍者耶道無今古人心常在苟有聰明睿知之資雖未讀書自能暗合而天道未嘗不與之此最可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天地間事事物物皆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先退而後進主靜以待動故天不地不能運春不冬不能生晝不夜不能明故曰坤為柄又曰謙德之柄也柄猶本也天以地為本人以謙為本也謙似易而

實難故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而傳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山在地中高而能下謙也初六以柔居
艮之最下在一卦之底謙而又謙者也君子之學非
謙而又謙不足以為謙蓋人之患莫大於一箇矜字
一毫不可有一息不可容雖賢者不能免雖力除痛
抑猶或不能盡去故必謙而又謙而后能一於為己
詳於省察克治之功苟或不然則游心高遠放志安
逸遂於省察克治而德日退矣夫唐虞三代之功未
有大於禹者十三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平水土
劃九州修六府洽三事拯一時之昏墊開萬世之農

桑而舜稱之曰不自滿假不矜不伐孔子稱之曰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夫功如禹其自處若是則下於禹者當如何舜大聖人而益戒其逸樂文王大聖人而曰望道而未之見孔子如日月如天而自以德不脩學不講聞義不能徙為憂德盛則常見不足此固聖人之常然有一毫自謂已聖則不足以為聖人矣然則聖人之謙乃當然之事于持保之之意非過分之畏謹而姑為此以教人也聖人猶然况學者乎此謙謙之教所以詳於易謙謙者謙而又謙百倍鞭辟盡理窮源之學也顔子三月不違仁而其言志則曰

顏無伐善無施勞夫伐善施勞顏子無之久矣而猶願其無焉則自見其有未盡處也故曾子稱之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曾子之自用其功亦以顏子為法日省其身專用心於內惟恐有少過焉所以一傳再傳而其斈無弊皆所謂議而又議者也顏曾之下惟漆雕開子夏二人庶乎此漆雕開抱可仕之才夫子以許之矣而自謂吾斯之未能信子夏之才似欠展拓而用功於切問近思之斈考其用心皆欲反觀內省盡理窮源求至於至善之地若夫子張之堂堂務外則同門朋友

吝不許其仁蓋矜之一字莫大之病非用力如顏曾二于不能去其根也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柔居初爻不善惟謙初六最吉蓋以柔居一卦之底所謂盡理窮源而極其謙則常見自己之不足而無自止之心念念為己學問思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省察克治存養之功漸至精密則其身立於寡過之地無行而不得無施而不可雖履危犯難而无咎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如牧者牧牛羊人君牧民所牧者肥瘠盛衰得所失所監守察視莫非其職自牧者以己牧己即曾子日省工夫大學所引顧

謂天之明命晦翁所謂常目在之者也人之一身衰善常易去惡常難物欲之攻日以千萬非日省而常目在之則其本然之靈明純粹日奪於外物而不自知然非力去矜心一於務內者不能見其有無存亡之處故自牧工夫非謙而又謙不能也大抵學問無窮義理無盡自卑則於外常不顧自高則於內常知閒自卑則惡日消而善日長自高則德日退而業日荒矜之一字一毫不可有一息不可容也書言王季克自抑長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詩者鞭辟近裏自卑自小之謂詩之抑即易之謙抑之抑抑即易之謙

隱也古之聖賢常如處女而秦漢以來之上有微材
小技則挾之以自滿此其心術壞而其所就亦不
偉矣吾黨以聖人為期以漆雕開子夏為入道之門
積德之基庶無愧於為已之學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者謙而又謙亦若詩之抑抑言抑之又抑也人
欲難除虛氣易長故必謙而又謙而後為謙抑之又
抑而後為抑與程子所謂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
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意同謙抑之道雖痛加
退約猶恐其矜心未忘驕氣或生也牧察視也如牧

牛羊心目常在之視其肥瘠察其饑飽寒其安危利痛考其存亡消長而不使之有一失也自牧者自察視其身亦若牧牛羊然若湯之顧諟天命曾子之日三省子夏之日知所亡漆雕開之內不自信皆其事也然此事惟謙謙君子而后能之才有些矜心驕氣便放廢昏忘蓋惟謙謙則常不暇於外而急於內常見自己有不足有當脩所以能不住照管檢點少過苟有矜心驕氣則心多在外而不在內身中有失亡欠缺往往迷而不知若問人然辟如牧者心志飛揚自博塞以嬉所牧之牛羊安危存亡不暇寒知雖盡

之亦有不及知也

隨

易六十四卦有小有大然自乾坤泰否咸恒諸卦之外莫大於隨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豈惟隨之義大坤即隨也易首乾而隨以坤隨之義未見於隨而先見於坤蓋天下莫大於理理莫大於時萬物萬事各有其理理各有其時故君子之學主於明理明理主於隨時隨者隨時而已時之所宜天地鬼神亦隨之而放於人如宜寒而寒宜暑而暑宜晝而晝宜夜而夜宜角而角宜翼而翼宜葉而葉宜花而花宜生而

生宜殺而殺大抵時常在先而化工常在後物常前定而造物常無為所以化成萬物各正性命無或失其理者聖人亦然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神農教禾稼起醫藥黃帝分疆畫井造甲子教五兵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三代之文質三統與夫文王之服事殷孔子之用行舍藏作春秋係周易顏子簞瓢不出孟子轍環諸侯皆所謂不先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者也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即天理也在帝左右者隨時而不違理也皇帝王之道皆然故其損益不同而同歸于治不失乎時中故也禹之治水隨乎

[illegible]也因地形視水勢行其所無事而水自入於海敘禹貢之首發其大義曰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蓋水之在地即血脉之在身其經絡道路皆已前定而其性常與山相得故出以山而行亦以山雖入廣野大荒而常與山相顧不捨故禹隨山以相水其經絡道路已定於胷中故其用工如庖丁觧牛鯀則不然不視地勢之宜水性之趨而以已意紛亂其間堯曰鯀方命圮族箕子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方者阻閡不行陻塞汨亂也皆不隨也不隨則為鯀隨則為禹善惡理亂豈有他故哉孔孟上接五三下開萬世其

大義不過時中其指斈者之病莫病於己而其示斈
者入德之方莫要於恕蓋一事一物之理皆素具惟
無己者常隨時就宜而無所繫有己者不隨其定理
而以己私亂之當然而不為不當然而妄為及其終
也不勝其害也恕者舍己去私度物理事勢之宜而
隨之強而行之可以至於仁焉此學者處己接物成
己成物之要道也故曰違道不遠求仁莫近焉隨之
為卦釋者以女從男澤隨雷為義非其要也隨之義
夫子傳辭首句所謂剛來而下柔是也隨者否之変
也蓋嘗言之否卦剛前而柔後剛而為天下先

凶之道也是其所以否也龍無首吉謂不為天下先則吉也隨者否之前一陽反而隨乎陰之後此不為物先舍巳而隨之之象也故為隨七道甚大故卦備元亨利貞四德而夫子賛其義曰大矣哉蓋舍巳隨物則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成中和位育之功故曰乾坤否泰之外莫大於隨也其義巳備於坤何者乾知萬物之太始而坤隨之而動故曰坤順也順者順天而動不先而後之也卦辭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君子法坤者也先者物理未然而作於我也後者物理旣然而隨於彼也先則迷失而後乃得之迷猶

迷塗得謂得路指人物之所常行而言人之所常行在於順理任時而不可以已私參之也故曰坤即隨也學者觀隨之四德與乾坤同則知隨之卦為大君子之學莫要於順時視理孔門之教莫大於時中而其方莫先於恕矣或曰先天而弗違豈所謂後得乎曰聖人之所為有先乎天者亦視理而動爾視理而動則雖先天是亦後天而已

蠱隨

蠱是人心內壞人心內壞則天下事繁多故為事治蠱之人幹蠱之子是內不壞者上下皆壞而獨不壞

蓋天之所儲以為洽壞之用如田豕有虎家鼠有猫
風濤有舟疾病有藥晦冥必留日月陰雨必儲清風
此皆天地之不能已也蠱有元亨之道蓋以此也內
不壞則實故能幹如松栢為棟梁堂室未搆而本先
立內壞則是朽木為柱目前可支撐而終於傾覆耳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亦是內不壞者當蠱之世而猶
有此人亦所謂天地之心亂世而無高人天理滅矣
高人者亦所以動天地之心而起其遷善之机也皆
天之所置也幹蠱是有責有位者高尚是無責無位
者各盡其道行其志也隨是陽來居內人心內實而

本根端正故天下事可以順理成功所以有元亨利貞四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人物千古萬古常如一日者一生生之道潛行乎其中而爲之主也無象之前陽含於陰有物之後陰分於陽生者陽之性也陰陽二氣也而陽常爲主故地與人物皆統於天而四時之行本一氣之動靜觀冬至一陽動於耿緜絲忽之中而一歲二十四氣之行皆自是而起雖夏至一陰之姤與冬至之復對然不過是陽之極盛不可太過以漸退藏收歛繙

衆而遂成陰體爾陽非陰不成物非寒不固晝不可以不夜暑不可以不寒至於肅殺之極則生理似幾乎熄矣故於夜半陰盛而旦之氣潛萌乎其中冬至寒盛而春之端倪動乎其際純坤以養之沍寒以固之出入无疾虞其傷也朋來无咎開其路也當此之時造化之意如救焚拯溺如保赤子如牛羊飛鳥嫗字后稷所謂滿腔惻隱者也夫子所謂天地之心緣此立言蓋深有見於天地不息之情與夫保護微陽之意蓋六十四卦之幹而萬化之本也四時萬古生生之道無一日息而當此時生之意爲獨盛生之理

最可觀䏦䏦之多緜匕之細而其中皆濂溪窓草之意宛然而可愛藹然而可掬天地之情若人然也心生道也人之主也天地無心而當此之時一片惻隱不可撞觸是天地其形而人其心也此不惟可以見天地之心又可以見人之心人之所以為人於天地之中者惟一不忍人之心聖人之所以為人之主者亦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所謂不忍人之心者冬至一陽是也故礼記以人為天地之心而康節先生之詩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天根者一陽之復先天圖起處也乾居午半南

生於子半之復康節謂復為天根人者滿腔皆惻隱
者也得於天根之意則知人之道矣康節雖有弄丸
之過而此一句則深有見於聖人之道天地之心與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漢以來諸儒之所及也嗚呼觀
此則世之冥迷無覺見人之痒痾疾痛而漠然無所
動乎其中者亦獨何心也哉形存而心亡吾不知其
故也雖然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未嘗不循其理生之
心雖切而未始不及其時故陽之反復必以其道而
來復之期必以七日然後繼之以利有攸往不然徒
有生物之心而不循其道之當然不視其時之可否

則反傷於躁雖得仁之側隱而失於義之宜礼之遜與智之是非矣四端失其三而得其一亦非所以為心者也識天地之心而兼明於天地之理斯可以言易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無妄者雷行無妄之行物應無妄之應相與為無妄也雷行者誠之動物應者亦誠之動雷之鼓奮動厲物之發生條暢皆誠之通是相與同為無妄也時即雷行之時雷行以時所以為無妄不時則妄矣對猶相應相準先王見天之動無不時故其動亦以

時常與相應相準無有差忒所以事々物々各得其所此便是先王與物無妄其用功在茂字上茂盛也大作規模廣布根脚立志盛氣力行勇往不係縻於私欲不撻奪於外物亦如雷行時至則發無或留滯所以動合天時事皆天理无有間隔牽制而治功克成大抵人之行事最患規模不先定根脚不廣濶志不立氣不勇一為私欲所制則便局促淺小遲留底滯不能伸於萬物之上而常屈於萬物之下天理未嘗不昭々在事物上而志帥不立有退無進雖或見其錯繆紛亂曠失廢墜終於懦弱苟安棄置不為惟

聖人之行常如天之雷動天之動皆無妄也而雷之動尤可法雷者天之勇氣也春為天之仁氣雷為天之勇氣以雷行春以勇行仁也勇則無間隔無牽制所以流通周徧無物不生聖人之動亦是以勇行仁蓋其志帥無所搖奪則氣稟根脚自廣大深遠氣力日強盛私欲外物毫髮不留天理之行沛然無礙而事事物物無不得其理也

姤

陰陽循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今又動極而靜生矣卦已成乾而復姤矣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以五

陽而遇一陰一陰輒來遇五陽可以見其悍焉[illegible]決
有不可禁制之意故曰女壯勿用取女以五陽而遇
一陰則是君子方盛之時卒然逢一小人來入於內
衆皆以為憂故晦翁詳其義曰以其本非所望而卒
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蓋憂之之辭聖人嘗
陽抑陰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於此可見註疏以來
多以大象釋卦名觀此二卦又可以知其本義之不
然何者復之為復其初不以雷在地中卦已成名已
立而后見其然姤之為姤其初亦不以天下有風亦
卦已成名已立而后見其然雷在地中於復義尤為

切天下有風於姤義則微矣若以天下有風無物不遇為姤則風行地上豈有不遇者乎彼為觀辭既立衆義畢備而古人先取其明且重者立名名既立而反求之卦中皆其義此天地自然之巧也是故復本以一陽復生為義再求之則為雷在地中姤本以五陽遇一陰為義再求之則為天下有風雷在地中亦復之義天下有風亦姤之意而非命名之本義也先儒多泥天下有風之文謂成卦由於大象求卦義多寛緩不深切而天與水違行為訟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比風行天上為小畜之類皆寛緩不深切

以[illegible]有訟師小畜之意則可以成卦立名本由於此則不可也夫子大象是就卦中別取出又為君子行事六十四則盡備六十四卦之義以示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之意也若謂成卦立名本由於此則六十四字而五音十二律之名不同而寬緩以求之則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何以異澤上有風與風行水上無以別矣如山附於地豈有剝落之義山非地何所附地不厚不能載華岳盡學下安上之象伊川拘於二体遂以山附於地為山之頹圮附着於地為剝落之義不知卦体所該甚廣卦名有吉凶而吉卦或

有凶象凶卦或有吉彖如姤本憂卦而曰天地相遇品物成章否本凶卦而在先天則為天地定位之易皆要圓活執一不可也然亦順其理勢之自然皆卦中之固有而後可或展轉穿鑿得少形似而遂以卦義爻義專在於是則險阻奇僻之論非虛心平氣之斈也夫子之黜八索意正如此斈易而不本於易簡則先失其旨矣何以言易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人之本德之地也卦自泰來改坤土為坎水為

邑遷井不隨之象所謂不勞乎世者也世變之陵谷不常習俗之好惡亦異而君子之所守不可拔武王敗商為周伯夷死守君臣之義其最大者也戰國很吞之日孟子確守王道劉項虎戰之餘漸生不枉礼樂荃蕙化而為茅而屈原之初服雖九死而不悔改邑不改井也改邑不改井則其本者常存道統在焉天地賴以立人類賴以生其所關非小也無喪者汲而不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其本深故其用無窮澤及萬物而在我者無一毫之損如太極散為萬殊而本體渾然不息其動未有不靜也得得也井道有

出而無入物得井而井無所得君子之用國家民物咸受其利而於我則漠然無有富貴軒冕一皆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如舜為天下利澤遍四海而舜之為舜故歷山之野人也四海之人富天子之貴於舜何有故曰有天下而不與不與則與已無干涉於我如浮雲是也往舍而去也來來汲也井井自若之謂用舍向背聽其在人而已自若也汲不汲在人而井不變其井用不用在時而君子不變其素無喜無慍不加不損所性不存焉是也汔至幾至也繘缶至水而不至與未入井同君子之用無成而廢之與不用同孔

子之道已行於魯而敗於女樂紀綱規畫一旦而壞汔至亦未繘也瓶汲具也君所以用賢瓶所以汲水瓶弱則井雖有水而無如之何君弱不足與有為則君子雖有道亦無如之何矣羸者弱而喪也不能自強怠惰廢棄之謂如齊景公不能用孔子而孔子行不曰瓶羸而曰羸其瓶謂自棄者自棄者不足與有為即羸瓶之凶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古今天下凡幾人世故凡幾變而天之在人未嘗息

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友兄悌弟內自中國外窮海表日月所臨舟車所至凡有血氣具人形者莫不有是心也其茸之若芻豢着之若金玉白刃不能奪烈火不能勝而非有所驅使敦迫亦莫知其所自來也有文王而不興無文王亦不能亡是何故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於人無所不到未有有於此而無於彼亦未有厚於甲而薄於乙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而無仁義之心是天地而無陰陽之性也是故有生斯有心有氣斯有理有物斯有則有靈斯有覺生同而理不均形一而心獨異者恭

之有也故謂之秉彝即仁義之常秉者固執不舍

之謂也古者聖君賢臣日用於是天下之人亦共由於是而不知惟夫行之不著習之不察乃過不及之所從生故其君臣上下秉明見而懷遠圖者其議論講明每以天命之一原爲萬事之大本若所謂道心所謂民彝所謂物則所謂天叙天秩天顯天明凡詩書中所論感應導行有作必興無種不生之理若所謂黎民敏德四方風動所謂不距朕行罔迪不適易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六十四卦特

有中孚一卦而以九二一爻發其深意精義者皆所
以明性命之自然定天下之中正後人躰認服行意
悟好樂而又不患於有時之或息中孚者信於心喻
於四躰而莫知其然口有所不能宣耳有所不能聞
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無有
遠近幽深阻隔蔽障天命所在耳之各如符券着之
各如金玉有感無不應有倡無不隨也兌為口巽者
兌之反而向内向下者也卦雖内兌外巽俯察之則
為二五相向故為鶴鳴子和之象鶴鳴二也子和五
也五君位而為子和者但以同声同氣彼此内外相

悉於求而言不以君位而害也子者至亂至齊一位
連氣以象人已民物並生於天地本無間隔者也在
陰謂隔於二陰在陰而和者其志同也故曰二人同
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鶴鳴子和者所謂
其臭如蘭在陰而和所謂断金者也誠信之孚雖金
城鐵壁不能隔萬里而咫尺胡越而一家也好爵中
也二五之所居所守即孟子之天爵程子所謂天然
自有之中也好者耳之若芻豢着之若金玉膏粱文
繡魚以喻王公晉楚魚以易也二兌皆說体故云好
好者美而說之者也靡即縻也繫而不能去也執而

不能舍也所謂秉彝者也亦惟說之深故然也吾與
爾靡之彼此人已同見同心莫知其所以然也此所
謂天下之大本生民之日用四海而一萬世而同禁
紂不能亡異端不能掩公孫龍之口不能眩項羽秦
皇挾山之力不能加也古今天下有形有心其拳拳
於此者多矣夫共姜之自誓宋伯姬之不下堂夏侯
令女之自殘奉天竇氏二女之不辱豈非其所欲有
甚於生而不自知其所從來者乎李思摩之顛沛萬
里金日磾之卓然漢廷唐有海東曾子而呼韓邪單
于有忘私憂國執礼知義之閼氏所謂無間者也寔

為吾子而居詩書礼義之地者中夜思之足以汗[illegible]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

天下何思何慮謂天下事物何待於思慮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義理當然費若草木昭如日星匹夫匹婦與知與行之夷之狄亦不可棄與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行不與欲仁斯至誰能不由意同孟子所謂道在邇事在易道若大路豈難知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皆此意也思者心之用也聖人不能無所謂何思何慮則以明夫道散事物具在人心非高非遠易知易從求之荒唐飄忽索之艱難險阻不若反而求之君臣父子衽席几杖之間既得其

貴而且不勞也不費心思不煩智力舉目而在前一蹴而可至此天命流行付與萬物平常正直之公躰聖賢君子操持據守井美安樂應事接物之公法也此為憧憧往來者之多事然明易簡無為之本体以為掃除洗滌之本也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言感而遂通之正千塗萬轍而其始終出入不出於吾心也豈必妄走迷行凝氷焦火淵淪天飛而卒於顛倒奔敗哉由此言之天下事何待於思慮哉善者人人皆具而惡者卒無所逃豈待思慮而后明哉寂感一原天下公器敬以持之直以養之則應物之際洪纖高下

沛然有餘何必自取多事使九疇萬類失其所哉稱
物之衡苟無素定照物之鑑非有本處應接之時空
無根本是非之途茫無方向所謂憧憧宜其不種而
生所謂朋從亦無怪其不召而集今幸有此一大本
領常爲事物之主靜無而動有体全而用利是豈可
不知速悔而亟反之哉憧憧往來康節邵子所謂閑
氣者是也或未來而迎或已去而將或先天而造或
后時而留或增多其本分或減趨其全体或曳犇牛
之尾或閉欲入之門或揠不長之苗或眩在山之水
或參致一之損或后定公之恒或悶有孚之惠或叅

无妄之疾或違天行之剥或晋日晏之離或急愆期之歸或先巳日之革或蔽金夫之見或累小子之保或壯于頄或咸其頰或建于趾或蹍其腓或即无膚之鹿或履咥人之虎或繫行人之牛或逐自復之馬或見負塗之豕或刲无血之羊或溺无禽之田或滯羸藩之角意在彼則疑起于此見在西則不信其東此憧憧往來之槩皆人欲之為而非天理之事也聖人閔惜之曰胡不覩日月寒暑之往來乎安得有如許事哉相推云者安分守位相遜相讓而無陵奪妨害也故闡以之生歲以之成萬類得以發生有形遂

其性命蓋天地間必得陽明而后有萬物必得歲功
而后成生死循理順序則光明生而事功成矣人於
事物之往來心之動靜多不循理而行之以欲不循
物而裁之以己不奉天而為之以人若能以日月寒
暑之往來内以洗心外以理物則何患心之不正物
之不成哉往屈來伸復申以義理節度之當然是乃
時中之道無過不及之理決不可以容私徇己相感
者屈極伸來伸極屈生有相召致之理而其節度亦
可見也利宜也義之和也各得時中之道則和于義
宜于物不然則疑阻萬端而事緒多矣屈為伸本靜

爲動基故又以尺蠖龍蛇爲言蓋動得其中則無盡
於靜之体靜之体全則動常合理而周流精義入神
收斂而遂通之時常不離其寂然不動之体動靜之
間靜常爲主應感萬端而天理常流通也精者治擇
磨洗使無間雜精義依然是動時事入神者全其易
簡無爲之本体也神也者有爲無迹所謂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者也入神者去其雜亂纏繞而純其疏通
流利之本体也体全而無害故用常周徧而不窮故
以致用致者推之無不到也利用者易簡和順而無
險阻結閡也安身謂不悖於天地不疑於鬼神仰不

愧俯不怍內不疚動不括崇德謂道術大定而積累
日厚也精義入神自伸而反屈致用自屈而為伸利
用安身復自伸而反屈崇德復由屈而為伸不過一
箇本立而道生至是而後憧憧之害朋從之擾擺脫
蕩滌心体光明端正所謂貞吉悔亡其在是矣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依舊與前兩何思何慮相應謂天下
之理不過如此此外憧憧不可曉而已窮神即精義
知化即致用德之盛言非一日之功不可以易言也
此章發明性命之全体擺落天下無纏繞使人心得
其正而事物皆得由於道始以理為主終以靜為宅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不過如此有志於心學者所當深思也

澗性文子三思卽憧〻往來悔翁曰三則私意起卽朋從尒思也吾輩不可無窮理主靜之學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義自漢以來皆未明蓋否卦全体之象至五而發之也桑柔木而多耆堅虛苞〻之於內也小人在內與凡人內虛弱而不充實皆其象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不過如此其在內也亦由人主之心虛弱不充故為其所惑亂不過同是道心喪亡欲心為主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人君之所以用小人皆以此也用之

之爻則朝廷蕩無紀綱庶官皆曠庶政皆廢家國虛空亦如桑象而夷狄盜賊強藩亂臣乘之其亡其亡謂凡所以亡繫謂總由之也亡之道不一而總繫于君心之內弱無主致小人充斥於內而家國空虛也此爻之義如此論始備大凡亂世君心人心天下事勢形樣皆同在心則為內柔外剛內輕外重內虛外實在天下大勢則為小人耗蠹於內君子閉塞於外朝廷中國之權輕於內而強藩夷狄之勢重於外治世亦然心則內剛外柔內健外順內重外輕內充實而外謙虛在天下則君子充實於內小人順從於外

朝廷中國之權重於內藩牧四夷之勢輕於外泰否
二卦如此觀之乃盡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三